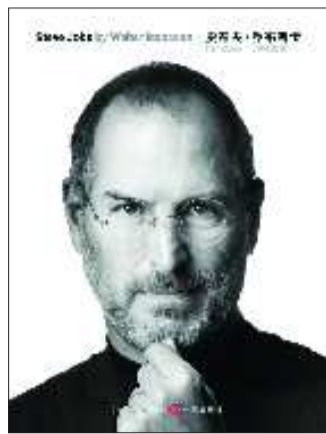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6 神圣的婚礼



◆书名:《史蒂夫·乔布斯传》
◆作者:[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9月份,她够够了,搬走了。10月,他送给她一枚钻石订婚戒指,她又搬了回来。12月,乔布斯带鲍威尔去他最喜欢的度假地,夏威夷的康娜度假村。他第一次去那里还是9年前,当时他在苹果疲惫不堪,就让助理给他找一个能让他解脱的地方。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夏威夷大岛的海滩上散落着几栋茅草屋顶的小房子。那是个家庭式度假村,所有人集体进餐。

但是没过几个小时,他就开始把那儿看成了天堂。那种简单和空灵的美打动了,以后他总是尽可能地回来。他尤其享受12月跟鲍威尔一起在那儿度过的时光。他们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圣诞节前夜,他再一次,更正式地宣布,他想跟她结婚。很快,另一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在夏威夷时,鲍威尔怀孕了。“我们确切地知道那是在哪里怀上的。”乔布斯后来大笑着说。

婚礼,1991年3月18日鲍威尔的怀孕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件事。乔布斯又开始为结婚这个念头犹豫不决,虽然他在1990年的年初和年终都那么戏剧性地求婚。鲍威尔愤怒地从他家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也感到郁闷,或者干脆置之不理。然后,他又想,也许他还在爱着蒂娜·莱德;他给她送玫瑰花,试图说服她回到他身边,也许甚至结婚。他不肯定他想要什么,他让一大群朋友甚至相交不深的人感到惊讶——他问他们,他应该怎么做。

他会问,谁更漂亮,蒂娜还是劳伦?他们更喜欢谁?他应该跟谁结婚?在莫娜·辛普森的小说《凡人》里有一章就描写了这一段,书中的乔布斯“问了一百多个人,他们觉得谁更美”。但那是小说;事实上,可能不到

提要:

1990年的第一天,她接受了他的求婚,之后他有几个月都没再提这件事。最后,凯特·史密斯向他发难了。他们坐在帕洛奥图的一处沙箱边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乔布斯回答说,他需要确切地感觉到劳伦可以受得了他过的这种生活以及他这种人。

一百个。

最终,他作了正确的选择。如莱德德斯跟朋友们所说,如果她回到乔布斯身边,她肯定撑不下来,他们的婚姻也一样。虽然他会为他与莱德德斯之间的灵魂相通而感到难舍难分,但是他跟鲍威尔的关系更稳固。他喜欢她,爱她,尊重她,而且跟她在一起觉得很舒服。

他可能不会觉得她神秘,但她对他的生活来说是最合适的后盾。他曾交往过的很多女人,从克里斯安·布伦南开始,都有情感脆弱不稳定的特点,而鲍威尔没有。“他能跟劳伦安顿下来,真是太幸运了。她聪明,可以用智慧吸引他,可以包容他起伏多变的性格。”乔安娜·霍夫曼说,“因为她不多愁善感,史蒂夫可能会觉得她没有蒂娜神秘或怎样,但那很愚蠢。”安迪·赫茨菲尔德也有同感,“劳伦看起来跟蒂娜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完全不同,因为她更坚韧,就像是披了铠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婚姻是成功的。”

乔布斯对此也了然于心。虽然他的情感容易波动,但他们的婚姻长久而忠诚,彼此信任,克服了婚姻中必须经受的所有起起伏伏和情感纠葛。阿维·泰瓦尼安说乔布斯需要一个单身派对。这可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乔布斯不喜欢派对,也没有一群铁哥们儿。他甚至连个伴郎都挑不出来。结果,这个派对最后变成了只有泰瓦尼安和理查德·克兰德尔陪同。

克兰德尔是里德学院的一个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向学校请了假,在NeXT工作。泰瓦尼安租了一辆豪华轿车,他们到乔布斯家时,鲍威尔出来开门,穿着西装还贴了假胡子,说她也想装成男人去参加,她只是开玩笑。很快,三个都不会喝酒的单身汉驶向旧金山,看看能不能凑合搞出一个单身派对。

14 什么时候是终了?

提要:

莱斯看不到他的父母在他成年以后还在继续对他行使刻毒的权利这一事实,但是几星期后,他成年时的苦苦挣扎与他童年时代之间的联系显现出来了。

嗨,有人说过“世事愈变愈雷同”,这话说得真有点道理。到目前为止,我在洛杉矶已待了六年了。可从家里人的角度看,我根本不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每星期要给我来两三次电话,闹得我接电话就害怕。先是我父亲说:“你母亲情绪很低落……能不能放下一会儿工作回来看看?你知道这对她有多重要?”然后母亲又接过来对我说,我是她的全部生命,自己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对此你能说什么呢?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我跳上飞机就走了……这可以减缓一下对未去时候的负罪感。但还是不行,怎么都不行。我要能省去机票钱该多好,也许我根本不该从家里搬出来。

我对莱斯讲,当年被迫同父母交换情感角色的孩子的特点,就是把巨大的负罪感和过强的责任感带进自己的成年时代。成年后他们常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什么事都揽,必然会力不从心,然后又因无能而觉得内疚,接着又加倍拼命努力。这是一种呕心沥血、心力交瘁,会引起越来越重的失败感的循环过程。

小时候在父母期望的驱使下,莱斯很早便知道他的品行是由他为家里人做多少事来衡量的。成年后,父母的外部要求转化为他内心的魔鬼,这魔鬼继续在他觉得自己还有点价值的领域内驱赶着他——这个领域就是工作。

莱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合适的角色做榜样去学习怎么爱别人,怎么接受别人的爱。他是在缺乏情感营养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干脆关闭了情感的闸门。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再将闸门打开,即使他想这么做。

我安慰莱斯说,我理解他因无力向任何人开启自己的情感之门而产生的失望和迷惘,但我劝他内心要坦然。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人教给他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很难做到无师自通的。“这就好像你还不知道音高中的中央C在键盘的什么地方的时候,就让你弹钢琴协奏曲!”我对他说,“你可以学,但得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打好基础,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甚至足够的时间失败一两次。”

这是我的一位患者梅拉尼13岁时写的。她现在是一个42岁离了婚的会计,因为心情严重抑郁而来找我。虽然她瘦弱,但若不是因为近几个月睡眠不规律造成的伤害,还会是挺漂亮的。她挺爽快,对自己的情况无话不谈。

我一直感到彻底绝望。好像生活已无法控制,什么事情都办不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天天地在坑里越陷越深。我让她说具体些。她咬着嘴唇,回答时脸转开了,不再看我。我内心有一种空虚感……觉得一生中同任何人之间都没有归属感。我结过两次婚,还同好几个男人同居过,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我找的不是懒鬼,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那么自然就由我来让他们规矩了。我总觉得能调理他们,我借给他们钱,让他们搬到我家来住,还给他们中的两三个人找了工作。但这从来都没有什么效果,而我也从来不接受教训。不管我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他们都不爱我。其中一个家伙还当着我孩子的面打了我,另一个则开着我的车跑了。我的头一个丈夫乱搞女人,第二个是个醉鬼,还有些人有过犯罪记录。

梅拉尼在不自觉地描述着“共存”这种个性的一种典型行为。最初“共存”是专门用来描述酒精或毒品成瘾者的伙伴的。“共存”过去与“助他者”这一术语通用——“助他者”是因承担“拯救”依赖化学药品者的责任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失去控制的人。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内,共存者的定义已经扩大,包括所有为了挽救任何具有强迫、成瘾、滥用或过度依赖行为者,或者为这些人承担责任而牺牲自己的人们。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15 拣有思想的捏



◆书名:《暗权力——暗权力II》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1728年,雍正六年的九月,据说是岳飞后代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他接到了一封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俦”的密信,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淫色等十大罪状,策动岳总督举兵反清,复明兴汉。不料岳总督是大清国的“不贰之臣”,对雍正帝的“重用与提拔”正是“感戴不

提要:

清之雍正称得上历代帝王摆弄权术之集大成者,这位在康熙几十位皇子帝位争夺中胜出的“天纵圣明”,玩权弄术十分独到,他大开密折制,实行特务政治;他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钳制;他大壮军机处,实行皇权专制,处处别有创见,别有创制。在处理曾静、张熙之“谋逆罪”中就体现了其独运的匠心。

尽”,立命将投书人拿下,严加审问,审知张俦乃张熙之化名,南海游民夏靓乃湖南人曾静,案件略明未结,岳总督便十万火急地将此案“上缴”至雍正,雍正“闲览原信”,“惊讶堕泪”,如武则天读骆宾王“讨武檄文”一样,惊叹其才华,连呼“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

“论朕”之文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字老到,事实确凿,雍正因此断定此信绝非山野草莽的曾张才力所能为,他令有司明察秋毫,严审细察,果然,张熙供认其反清复明的思想并非“已有”,而是从思想家吕留良那里“复印”来的。吕留良是清初著名学者,他的思想本来无甚高处,只是承继了孔子的“华夷之辨”,称“华夏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把驱除异族恢复汉君看成是比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道德原则,所以号召天下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曾张供述读了吕氏著作,“始而

怪,既而疑,终而信”。所以才煽动岳总督,举反清之旗。

其实,曾张策动举事之际,思想家吕氏已“托体山阿”四十多年了,形已销骨已化,一副身骨早已化作了一抔尘土,他无法再反清了。但雍正处理曾张案,却让人大跌眼镜、大感意外,他对“现行反革命”的曾张皇恩浩荡,大力怀柔,免罪释放,不予追究,而对思想家吕留良却痛加诛戮,对吕氏本人起棺戮尸,其家人门徒或斩首或流放或为奴,“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曾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施刑至极致。

对现行犯不究,对“木乃伊”专政,几曾有此先例?不打活狮子,穷打死老虎,是雍正帝懦弱中干吗?拿思想者开刀,雍正最酷烈,但并非始作俑,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身无一九寸铁的儒生大开杀戒,洋教皇火烧布鲁诺,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异教徒”极刑伺候,其“独裁者”之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其手段是如出一辙的。在独裁者们看来,妄图谋反的曾静,张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吕留良们那种思想的存在与传播,杀心为上,杀人如下。

所以,对一些真正造反的“绿林好汉”,独裁者往往使用“招安”的招数,而对心怀异端的“思想者”,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心情,用不着低声下气,完全有能耐“杀无赦”善的怕恶的,恶的怕横的,横的怕要命的,非仅个人人心如此,一些“组织机器”也多有如此。故闹而优则仕者有之,闹而优则仕者有之,闹而优则仕者有之。

造反者的思想不可怕,而人可怕,所

以对造反者可以怀柔,可以招安;思想者的思想可怕,而人不可怕,所以可开杀戒。对思想者既有下手的理由,又有下手的便当,不向他们下手向谁下手?在思想的禁与放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法是分歧的,视角不同嘛。龚定庵们的视角是:没有思想交锋,就没有社会进步,万马齐喑究可哀。

而雍正们的视角是,思想高度一统,亿万口舌一口舌,万马同鸣都可喜。在处理曾张一案中,雍正除了不处理曾张,专处理吕氏之奇举外,还有别一奇招:吕氏被戮尸门徒刑戮之后,雍正帝下了圣旨,“一个也不曾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施刑至极致。

是人都明白,雍正不是要征求“思想”,而是要检验其钳制思想的效果也,其温和的笑脸下面万剑高悬,其宽大的龙袍下面也备了千万双“小鞋”,这般的蛇蝎心肠,哪条蛇敢出洞?而有个傻蛋名齐周华者,天真可爱,居然要当“有思想”的人,发表了个人意见,独抒己见,为吕辩护,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未杀,却投之大牢,监禁终生。有史家说,这账不应记在雍正头上,因为这份“独抒己见”的“奏稿”雍正根本没看到,齐氏入狱是臣僚给的。臣僚不经皇上就直接办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拣思想的捏,并非高深的学术,只是浅白的权术,有雍正作师范,当然一学便可以学到手。